

三聲無奈—薩賓的女人

Three Sighs— Sabine Woman

吳世全 Shih-chuan WU

台北市立美術館聘任解說員

一、身為女人的感嘆

現代女性，走出家庭，投入社會，可能為家庭生計，或者為實現個人理想發揮才華。正當「職業婦女」在外頂著光鮮亮麗的成就，卻又得兼顧家管工作，忙得蠟燭兩頭燒，大嘆女人難為之際，怎知相對於現代婦女的苦境，古義大利薩賓婦女（Sabin Woman）在宿命的作弄下，身陷「敵」「我」、「夫家」與「娘家」間不可解的世仇煎熬下，苦不堪言。無奈的女人是兩軍的妻子與女兒，爭戰中，不管任何一方勝負，都將殘害到自己的親人，這樣的內心掙扎，教薩賓的女人柔腸寸斷，徒呼三聲無奈。

二、畫藍圖定制度

話說羅慕路斯（Romulus）弑殺親兄弟雷慕斯（Remus），除去阻礙建城的「石頭」，締造羅馬城之後，勵精圖治，積極擘畫羅馬嶄新的藍圖。而且羅慕路斯係戰神馬斯（Mars）的後代，羅馬居民因此深信他們受著戰神的庇護，更加擁戴這位新領袖，進而產生優越感。草創時期的羅馬，在軍事、政治和社會機構制度的規畫上，慎密周延，功績傲人。

羅慕路斯首先將公民畫分為貴族與平民。再把公民分成三個部族（Curia）：雷米尼斯（Ramnes）、蒂迪斯（Tities）及盧西爾斯（Luceres）。每個部族（Curia）由十個氏族組成，只有部族的成員，才擁有公民的身份。三十個氏族形成羅馬議會的雛形，也各自擁有行使內政軍事的權力。此外，為了讓國家有諮詢機構，治理國事、控制財政和對外事務，羅慕路斯於是從貴族中去挑選一百位菁英成為長老（Patres），成立元老院（Senate），是為國家最高的議會，這也是當今國會的濫觴。

在一幅「羅馬建國」的淺浮雕（圖1）中，由畫面下方吸吮狼奶的羅慕路斯兄弟，漸至茁壯，至禿鷹的寓言，及在往上的建城情景，由下而上，由小漸大，以連續性的手法，呈現歷史的場景。右下方有一位腮鬍、袒胸露肚的老者，與上一期介紹過魯本斯「羅慕路斯與雷慕斯」畫作中，背景樹蔭下的老人，同出一轍，多少給畫面增添祥和之氣。

三、搶婚



圖1 羅馬建國故事浮雕，大理石，淺浮雕，現存羅馬國立美術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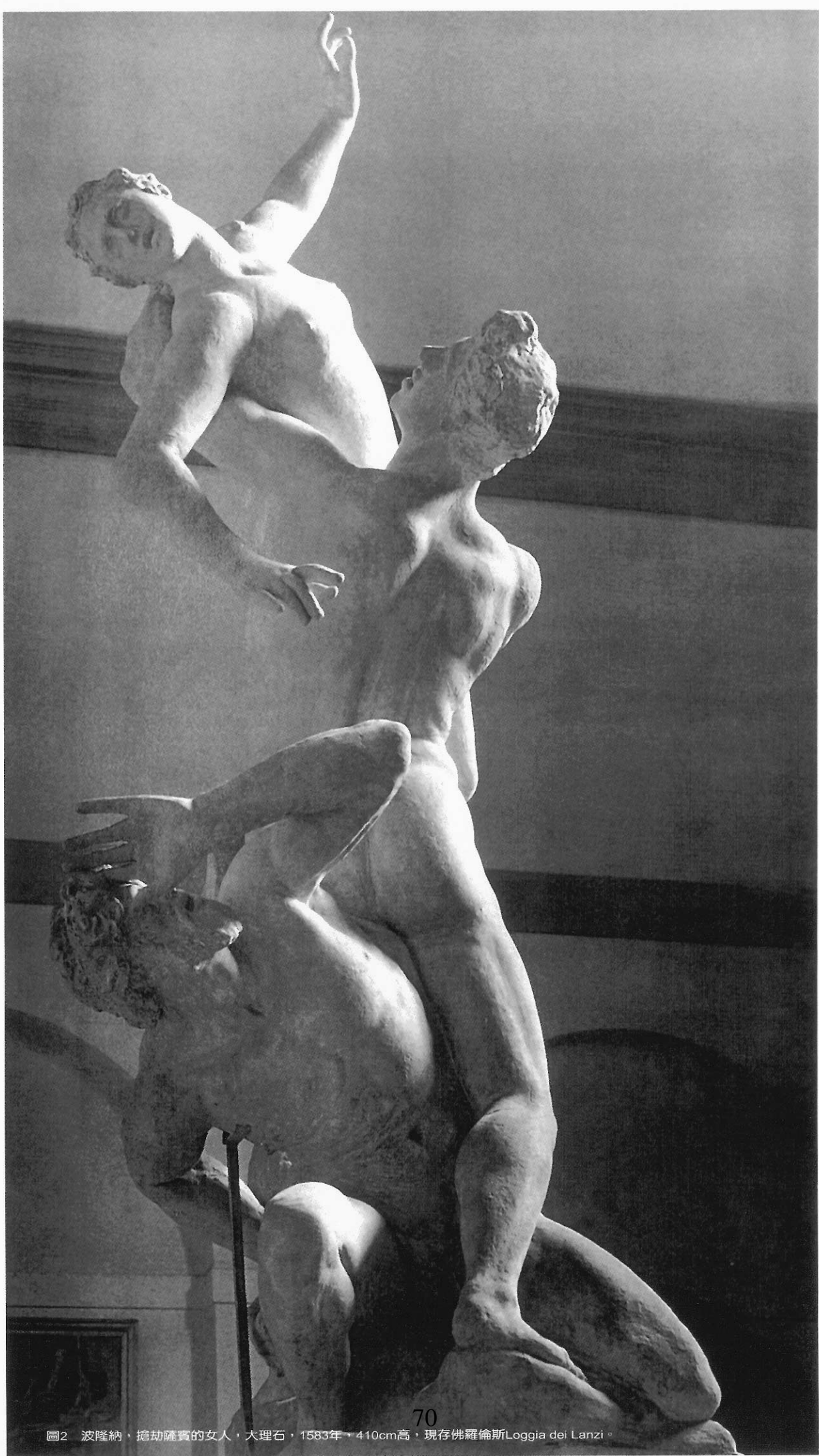
「人為國本」，羅慕路斯建城之初，居民稀寥，於是開始收容無家可歸的浪人，並接納被鄰國放逐的流亡者，來增加人口數量。這群異鄉客加上羅慕路斯係槍桿子得政權，追隨者也多是粗獷的男人，遂形成男多女少的窘境。因迫切需要年輕少女，同是孤家寡人的羅慕路斯遂揣思如何幫助兄弟與自己，覓到對象結婚生子，傳宗接代。於是他覬覦了薩賓的少女，設下「鴻門宴」，以海神神殿祭祀的慶典之名，邀請鄰近薩賓部族，各家各戶攜妻帶女，蒞臨羅馬參加宴會，待時機一到，號令之下，霸王硬上弓地搶奪薩賓女人，占有為妻。

從遠古時代，薩賓就是羅馬的一部份。它位於羅馬的東北部山區，係薩貝里人（Sabelli）的一個族群，操著奧斯坎語（Oscan）。西元前五世紀，他們盤踞義大利中部大部份的地區，雖有自己語言，但逐漸與當地人融合了。薩賓人是薩貝里人六個支流之一，他們篤信宗教，性情質樸，生活淨潔。正因如此，羅慕路斯遂獻計誘拐該地婦女，綁架為妻。

在文學上，有關「搶劫薩賓的女人」，於希臘初期，以英雄傳記著名的作家蒲魯塔（Plutarch,

46? - 120?），曾記載這段羅馬人以粗魯的行為搶婚的緊張刺激的情景。在藝術上，於一四〇〇年代，歐洲文藝復興初期，開始有類似題材的創作作品。尤其是這一題材亦普遍流傳於民間習俗中，女孩新婚之時，拿來裝飾新娘的妝奩箱子，這段「搶婚」的典故，感染於美麗的婚姻，並有啓迪生活中教化之功能。至十六世紀，此類詮釋著英雄氣質的類型，還一度獲得許多的讚美，而有大量的作品出現。對初期羅馬人來說，他們默許了這段野蠻無情的暴行，並美化其行為係出自於愛國情操，及為國家未來發展著想，合理化地看待此事件。

佛羅倫斯雕刻家喬維尼·波隆納（Giam Bologna, 1529-1608），一五八三年，為當地 Loggia dei Lanzi 以大理石為材料，創作「搶劫薩賓的女人」（圖2）。刻畫一位女性張開雙臂，全身向後傾斜，努力掙扎、痛苦呼喊，意圖掙脫蠻橫的羅馬人。波隆納是繼米開朗奇羅（Michelangelo, 1475-1564）和貝利尼（Bernini, 1598-1680）後，創作力旺盛的雕刻家，他對人體造型觀察入微，並具自律風貌，以「變形」的方式處理雕像，矯揉激情以達到造型上緊張的情景，因而較偏向風格主義氛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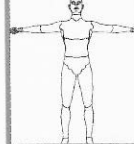



圖3 波隆納，被劫薩賓人，青銅，1582—1584年，84×89cm，現存佛羅倫斯Loggia dei Lanzi。

他誇大環抱薩賓女人的羅馬人的身軀，好似神話中的海克利斯（Hercules）和安泰（Antaeus）勇猛的大力士。於羅馬人雙腳下，作者巧妙構組薩賓女人的父親，面對突來的暴行，女兒毫無預警地被綁架，臉上顯現驚訝地撲倒於地，左手遮著臉露出無助、不捨的神情。三組人物造型：羅馬人、女兒與父親，構成整座雕塑的連續性，由台座漸漸向上伸展，漩渦式的動作和擴張力，強化作品向上攀升的力量和強烈的律動感。一場扣人心弦的搶婚大戲，在這件大理石雕像，刻畫生動，讓觀者也不自覺地為之緊張起來。

波隆納在一五八二至一五八四年，亦曾創作同一主題的浮雕作品「被劫薩賓人」（圖3），他將畫面分隔成左右兩組的佈局，背景以羅馬式建築長廊，加強浮雕中的遠近空間感，而右邊被劫奪的薩賓女人造型，則近似作者前一件作品雕像的結構，整體而言，景深且完整，紛亂裡呈現的緊張的情緒張力，彰顯波隆納精湛的雕塑技巧。

尼古拉·普桑（Nicolas Poussin, 1594—1665）早

年對波隆納創作的雕像頗感興趣，曾利用褐色筆速寫了幾件素描，但對該件矯揉造作的守舊作風，卻不認同，於是著手回歸希臘古典嚴格的風範，並研究一件羅馬仿希臘雕刻的「高盧殺妻並自裁」（Gaul Killing Himself and His Wife）大理石作品（圖4），剖析其內涵，並於一六三一年至一六三八年前後，繪製兩件「劫奪薩賓的女人」同主題的畫作。兩幅作品大同小異，其版本分別：首幅一六三一年至三二年之作，目前典藏於巴黎羅浮宮；第二幅製作於一六三七年至三八年間，現藏紐約大都會美術館。

兩件構圖，均採用水平線下作「金字塔」型的佈局，產生  之形式畫中人物，觀察細緻，描繪入微，且以放置前後大小不一的人物造型，發展出畫面裡遠近層次的空間效果。羅浮宮版的「劫奪薩賓的女人」（圖5）中，羅慕路斯立於巍峨神殿前的廣場的高高祭台上，身著紅色披風，舉起左手、右腳後移，喃喃自語，彷彿一場宗教祭典儀式，這代表著指示攻擊的信號。祭台下，兵荒馬亂，羅馬兵與薩賓人慌張中相互追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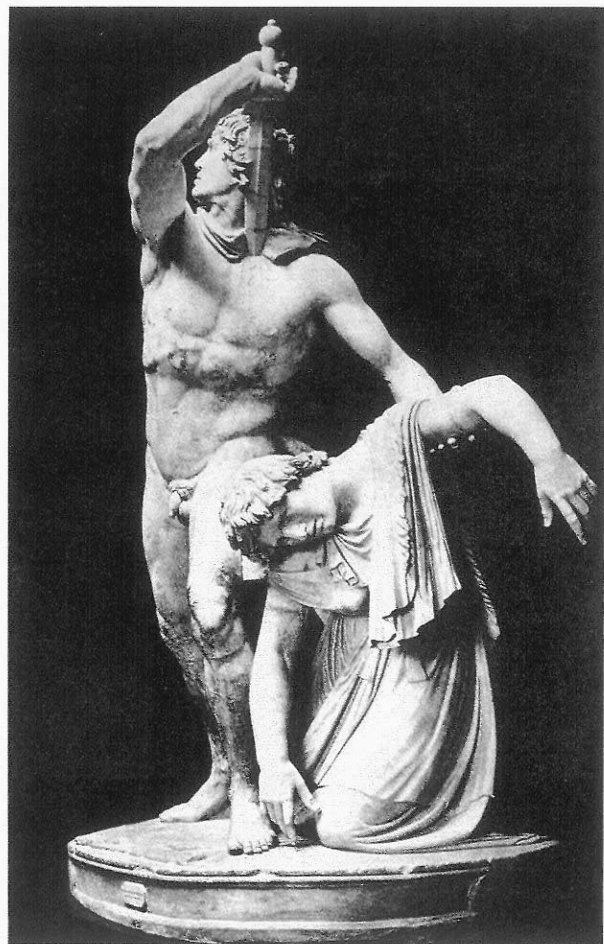


圖4 高盧殺妻並自裁，大理石，羅馬仿希臘作品，230—220B.C.，h211cm，現存羅馬考古博物館。

著，在刀劍恐嚇下，羅馬兵赤手抱走或強拉薩賓的女人，父母不顧安危保護受侵害的女兒，另一組人則哀求阻止羅馬人粗暴可恥的行為。前景以左右兩組人物為主題，中景則利用白馬昂首揚尾，使紛亂的人群化亂為整。畫面前方兩組造型，各自往右或向左奔馳、追跑，擴大作品開闊的氣勢，讓全部的內容藉著消失點的延伸至遠方。普桑忠實於古典主義嚴謹的結構，造型典雅，其匠心獨運在此畫表露無遺。

至於大都會版的「劫奪薩賓的女人」(圖6)，羅慕路斯穿著寬大沉重的紅色外套，孤立靜止於神柱之間的高台上，看似進行著嚴肅的宗教儀式，地點是在羅馬的空曠廣場，背景則是古羅馬長方形的會堂。在每個造型上，顯著澄明的光線與色彩。畫題的中心，右前方羅馬人取刀企圖刺殺小孩，而被薩賓的婦女緊緊抱住腰身，此組造型會讓人聯想到「高盧殺妻並自裁」的大理石雕像。羅馬人的暗褐色調，薩賓人則有意以明亮的膚色為主調，產生有趣的區別與象徵的對照。整

體結構上雖近似前幅，但經營上則減低其複雜性，提高了感官的「巴洛克式」的風格趣味。

普桑創作此作的同時，他的對手—羅馬巴洛克的代表，一生從事無數壁畫裝飾的彼得羅·達·柯爾托納(Pietro da Cortona, 1596—1669)，也對他產生不少的啓迪。約一六二九年柯爾托納製作了「劫持薩賓婦女」(圖7)，人物造像圓潤，具動態感的構圖方式，佈局出大三角形的結構，背景優雅深遠的花園有海神雕像的神殿，羅慕路斯正發號命令羅馬兵劫奪婦女。一男一女的姿體動作，彷彿美麗的芭蕾舞姿的身段，柔和的色彩，明亮的光線，賦予舞台藝術般的形式美，少了些不安的緊張氣氛，多了點裝飾的效果，完整呈現巴洛克的風貌。他啓發新的人物形象：少了拘謹，多一分情感；新的構圖形式：構圖明快流暢，以及畫面色感豐富，使普桑沾染了古典巴洛克之風。

四、和平使者

羅馬士兵在羅慕路斯的率領指揮下，以脅迫、恫嚇的強硬手段綁架薩賓女人，在急迫中，刻意讓她們的親屬們毫髮未損，於驚慌裡順利逃跑。



圖5 普桑，劫奪薩賓的女人，油畫，1631—1632年，159×206cm，現存巴黎羅浮宮。

而薩賓的女人由憂傷轉而悲憤，而怒號，從極力掙扎、拒絕的過程中逐漸緩和懼怕的心理，進而順從命運的安排，跟隨強奪她們的士兵回去，成為宿命下的羅馬人之妻，而孕育了新羅馬。

薩賓領袖達圖斯（Tatius）的女兒荷希莉亞（Hersilia），在此次的誘拐事件中，亦成為羅慕路斯的太太，並生下兩個小孩。但是對於劫奪仇恨，薩賓雖未立即反擊，但報仇意志銘刻於心。法國畫家大衛（David）先前因政變被捕，一七九四年出獄後，重新拾起古典的題材，描繪薩賓凝聚軍心，瞬時突擊，攻打羅馬，為一洗舊恨世仇，於是在一七九九年完成「阻止戰鬥的薩賓女人」（圖8）。大衛強調：「畫此作品，力求把古代風俗習慣表現得精確，讓希臘羅馬人看了此作，而不會把我當作外人看」。足見其追求藝術之苦心。他企圖從希臘神話的英雄、運動家和健美者的軀體，尋求創作靈感，放棄米開朗奇羅讚美男性之美的詮釋方式，而寧可賦予英雄高尚的氣質和道德的精神。

此幅作品在人體的處理上，羅慕路斯的左側為達圖斯，兩位領袖均具優雅高尚的英雄氣質，其餘人無醒目突出之處。背景的城堡，煙硝瀰漫，

籠罩在薄霧中，長矛軍旗交錯林立，製造交戰的場面。中景薩賓女人，爬上台階高高舉起羅馬人的小孩，意味著警告或威脅？卻巧妙拉出遠景的空間效果。大衛描繪形象具體清晰，極為傳神地刻畫兩軍交鋒，長矛對峙的戰役情境。手舉長矛的羅慕路斯與披紅圍巾持盾拿劍的達圖斯，兩人對峙的姿體靜止，猶如瞬間定格，這時突然闖進一群薩賓的女人，想阻止這場不幸戰役。因為她們自從綁架事件後下嫁羅馬人，養兒育女，生活倒也過得安逸，但為了多年世仇，一邊是夫家，另一邊是娘家，豈能目睹這親家間的相互格鬥呢？

因此頭綁髮髻著鮮明潔白寬鬆衣裳的荷西莉亞倉皇地衝進父王與夫婿之間，她一副抑鬱和訴不盡的哀情，伸展雙臂企圖攔止鏖戰激烈中敵對的雙方。勇敢的荷西莉亞站在父與婿之間，雖身材嬌小，卻扮演起兩軍的「和平使者」，其餘的薩賓女人（羅馬人的妻子），也在紛亂中勸止雙方交戰，或苦苦哀求抑或抱著幼子緊緊拉住達圖斯的腿。這場親人相弑的歷史悲劇，讓薩賓女人痛苦萬分，究竟如何化解，大衛在作品裡，有著戲劇性的高潮。



圖6 普桑，劫奪薩賓的女人，油畫，1637-1638年，155×210cm，現存紐約大都會美術館。

大衛將光線完全投射在「和平使者」荷西莉亞的身上，使成焦點。且大衛有意簡約化人物的造型，表現出「現代感」。故大衛的藝術之路的再出發，也具有時代性的面貌。

五、本是同根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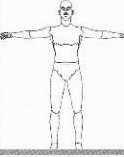
羅慕路斯率領無妻室的部屬，擄掠薩賓女人成婚，兩族因而混血。但兩族的仇恨並未因此而泯滅，薩賓的女人也努力溝通爭取兩族的和平。無奈的是歷史告訴我們，經過幾次的戰役羅馬人終於在西元二六〇年征服了薩賓，薩賓成為羅馬公民，而不再是獨立部族了。或許兩族是仇是敵，已不是重要，其基本是同根生於義大利這塊土地之上，才是不爭的事實。

「本是同根生」，是薩賓女人的三聲無奈，反襯出現今台灣的榮民，很多大陸已有親人和妻女，

但因國共內戰，而迫使當時這群年輕的軍人，離開家鄉與親人，千里迢迢來到異鄉台灣。隨著時間的消逝，在此落地生根成立家庭的榮民黑髮也已成白頭，然而當下台灣意識形態之因，與大陸產生嚴重的對峙，久久無法和平對談，而「武力犯台」時時充斥耳邊，聳動民心，製造緊張氣氛。兩岸有朝一日，無法等待和忍耐時，決戰是否難以避免？但此一戰，究竟為何而戰？彷彿薩賓「男人」一般，從新面臨骨肉相殘，親人之戰，人間慘劇啊！■

參考書目

- 編輯部（1995.9）：大美百科全書（第六刷），第八、二十三、二十四冊。台北：光復書局。
 祝友明主編（1999.9）：世界名畫欣賞全集第二、三冊（初版）。台北：華嚴出版社。
 潘紹榮主編（1992.10）：世界雕塑全集第三冊（初版）。台北：博遠出版。
 張少俠主編（1998.1）：世界繪畫珍藏大系3（初版）。上海市：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編輯部：圖說世界歷史二—希臘羅馬之盛衰。台北：光復書局。



Patricia Egan, To the Poussiniste JANE COSTELLO. Harry N. Abrams, Incorporated, New York.
Adele Westbrook, David, Jacques Louis, 1748-1825. Harry N. Abroams, Incorporated, New York, 1985.



圖7 柯爾托納，劫持薩賓婦女，油畫，約1629年，277×422cm，現存羅馬古羅馬神殿博物館。



圖8 大衛，阻止戰鬥的薩賓女人，油畫，1799年，385×522cm，現存巴黎羅浮宮。





Education